

旅人凝望

避暑老界岭

□李向伟

夏天的太阳勤快得很,还不到七点,阳光就斜斜地穿过白杨树的枝丫,轻轻地落在浓绿的樱花树上,也轻柔地印在我的手臂上。我们几个,呼吸着香甜的空气,伴着啾啾的鸟鸣,沿着木屋间高低错落的蹊径晨走。

有先生也有女士,都不约而同地穿上了长袖外套。只有我,穿一件休闲短袖T恤。一阵山风吹过,凉意浸透肌肤。她们问,冷不冷?我双手抱肩,咬咬牙,不冷。她们都笑。

老界岭的凉爽,昨天已领教了。刚进屋,放下行李就到卫生间里洗手。打开水龙头的瞬间,激灵一下,一股冰凉的感觉就顺着手臂向上冲。才意识到,哦,这里是老界岭。

昨天晚上,大家挤在屋里侃大山。一个说,刚刚在外面看到了萤火虫,好多年没看见过了。另一个说,这里环境好,空气好,萤火虫这东西很挑环境的。说着说着,就又说到这里的凉爽。他们聊得起劲,坐在窗边的我,却觉双臂有些冷,才想到,窗户还开着呢。起身,把玻璃窗结结实实地关上。有人说,岂止是凉快?竟然是冷了。

晚上十点多来钟,大伙起身。临了,一位极具诗人气质的女作家说,今夜,枕着泉声入眠。

躺下,盖上厚厚的棉被,屏息着想听听外面的水声。这里到处都有水,却不是在小溪里淙淙流淌那种。专门设计过的景观水系,缠绕在木屋间。泉水被从山上引下来,流在一节节高高架起的凹槽里,再一节一节跌下来,叮咚作响。侧耳听,但寂寂无声,那若有若无的泉声,好似已溶化在天籁里。

一大早,大家不约而同地出门散步,一个个兴

致都很高,不知不觉就走了很远。回头看时,木屋已隐约在一片绿色的雾里。上了一个陡坡,几乎到了山脚下。地势高,山风大,凉意也浓起来。

坐落在山岭里的避暑山庄,名字恰如其分,三面爬满绿植的山,就是这个院落的大围墙,谷口呢,就是山庄的大门。开门见山,睁眼见山,只有仰起脸,才能看到覆在山上的一片天空。

木屋区高高低低错落落在主楼周围。或三两相接,或兀然独立,都因势相形,蕴含匠心。这匠心,也体现在庭院的景观中。一株青绿,一道栅栏,一挂红红的灯笼,都恰到好处。路边的格桑花开得正热烈,一抹梅红跳荡在余光里。路的另一侧,细流涓涓,水声在耳畔奏鸣。

我居住的木屋在第一排,三间联体,前面出檐形成走廊,廊下置石桌、石凳。三个人对坐,啜口茶,聊两句天,享一院清凉,再惬意不过。下个台阶,就是铺满鹅卵石的小院,苍苔点点,草色浅碧。“台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用在这里也极恰当。再外面,是青砖砌成的围栏,一排翠竹从下面伸出来,倚在围栏上,遇微风,窸窣窣作响。“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东坡先生大概也会喜欢上这里吧。

伏牛山属秦岭余脉,而秦岭,正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分界线。再往南,就是南方,越来越湿,越来越热。这样特殊的地方,造物主就格外垂青,毫不吝啬地把一掬一掬清凉,洒在伏牛山的每一个褶皱里。这里呢,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凉都”。

吃早餐的时候,来自焦作的一位长者说,昨晚,睡了入夏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

“情知三夏热,今日偏独甚。”“年年到朱夏,叶叶是清风。”“瓜果邀儒客,菘蒲长墨池。”“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夏日是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夏日是荷花香、绿荫长、晚风凉。夏日如歌,诗意正浓。到清凉之地觅一份惬意,享雨润乡村的妙不可言,尝一碗母亲做的手擀面,忆童年小土孩儿的简单快乐,品古人消暑制冰酪的雅致,都是夏日雅事。时值酷暑,愿您有凉风拂面,清凉入心,诗意安然。——编者

夏日如歌

故园漫忆

七零八落的土房子,依偎在一条旱沟的两侧,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连着千家万户。风来了,土路上尘土飞扬,飘过房顶在土墙上打转转;雨来了,土路上一脚下去踩了个坑儿,泥点子即刻飞溅起来,落在裤脚上、粘在大腿部;当太阳带着酷暑来到这里,土路上、树荫下便涌现出一些赤着脊背、光着脚丫、穿着裤衩子的小土孩儿。

小土孩儿们顶着烈日在土路上跑来跑去,间或爬上树枝捉一阵风猴儿。那裤衩子也着实有些短小,只能遮挡住圆溜溜的小屁股,小肚子也圆鼓鼓的。黑黑的脊背上,不知何时晒起了皮,还有被蚊子叮咬鼓起的红包。一些泥巴点子犹如一只只血吸虫,紧紧粘在脊背上。可那些淘气包们全然不顾这些,只是一个心思蹦跳,爬高上低。那裤衩子在太阳的照射下也各具特点,十多个调皮蛋聚在一起,小屁股蛋便五颜六色。裤衩子的布料大多是母亲用手工织出的粗布,有纯白色的,有黑点儿的,也有蓝白相间条状的。这种短裤做起来省工省料,只要用剪刀剪上两块布,用缝衣针缝在一起,上边穿上松紧带,便可告成。

正午时分,太阳像个大火球挂在天上,大树底下便成了小土孩儿们玩耍的地方。他们几个或十几个聚在一起,完全忘记了大人的叮嘱,也没有丝毫的倦意,在树荫下摔跤、挖土窝儿,做各种游戏。几个捣蛋鬼来回追逐着,猛然间一个跑过去将对面的一个的裤衩子拉

下,顿时几个小伙伴便哄然大笑起来,有的拍着手笑出了眼泪。被拉的顿时羞红了脸,急忙将裤衩子拉上追逐起来。前边的跑急了,便爬上大树,扮着鬼脸。那一阵阵欢笑声也随风飘散开来。

似乎是玩腻了,突然有人喊:“跳坡池去了——”顿时,十多个小孩子如猴子般逃散开来。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村头的坡池边儿,麻利地脱下裤衩子,“扑通扑通”跳入水中,不多时水中便露出几个小脑袋,黑黢黢的坡池水一圈圈荡漾开来,发出一连串的拍击声……

又一阵开怀的畅玩后,他们一个个从水中爬出来,躲在坡池边的大树下玩弹子儿。小土孩儿们用脚丫子测量出小土坑儿的距离,如做俯卧撑般趴在土上,小肚皮也贴在黄土上,目不转睛地将弹子弹入小土坑儿。嘴里还有词:一哩蹦儿,二哩拧儿,三哩档,进框廊……

小土孩儿们的父母似乎早已把他们忘却,酷暑也似乎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喜好和快乐。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土房子早已没了踪影,可那粗布做成的裤衩子、那赤裸膀子的身影,却深深藏在我的梦中,它是儿时夏日里最美的一道风景。那裤衩子裹着天真无邪的身躯,裹着人生的梦想,也裹着昔日那难以忘却的时光……

酷暑里的小土孩儿

□朱号斌

时令走笔

古人也爱这份凉

□谢明军

元代,“冰酪”是皇宫内院消暑的佳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宫廷里有一种名为“冰酪”的甜品,由牛奶、蜂蜜和各种水果制成,冷冻后食用,口感丰富,深受皇室成员的喜爱。

明代文学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有一段关于夏日吃“冰酪”的描述:“乳酪自醍醐出,霜凝若石,敲之有声,以瓷盏盛之,入梅花、薄荷、薷下,杂以蔗浆,冰镇而啖之,清凉彻骨。”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明代人如何将“冰酪”做得既美味又富有诗意,加入梅花、薄荷等,使其不仅口感清凉,更添几分雅致。

到了清代,“冰酪”的制作技艺更加普及,不仅在宫廷中盛行,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中详细记载了“冰酪”的制作方法:“用糯米饭,拌以糖霜,入甑蒸之,以熟为度。倾入器中,待其冻结,如冰凌之状,故名冰凌。”这种“冰凌”,实际上就是冰酪的一种,它以独特的口感和制作工艺,赢得了清代人的喜爱。

今天,当我们手捧一碗冰酪,享受着那份来自冰雪的清甜时,不妨也想象一下,千百年前的古人是否也曾在这份清凉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欢愉。

尘世写真

夏日食面韵悠长

□张文竹

夏天是什么滋味?是冰镇西瓜的甘甜,是绿豆汤的清淡,是冰激凌的冰甜。于我,夏天最难忘的滋味是母亲做的那碗手擀面的咸香。

这两天我又回了趟娘家,天气很热,屋子又大,空调似乎都不起作用。这么热的天,简直不敢离开空调屋半步,吃饭自然也没有食欲。但有个例外,那就是母亲亲手擀的手擀面,总是让人食欲大开,吃了一碗还想再吃一碗,吃饱后依然不愿放下筷子。

母亲做的手擀面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魔力?单是面条,就要从和面、揉面干起,“软面饼,硬面汤”,“汤”在我们这儿指的就是面条。母亲经常说,擀面条用的面一定得和硬点儿,这样擀出来的面条才筋道,有嚼劲。面和好后,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擀面条。只见母亲拿出了一根擀面杖,用力地把面团团向四周擀,等擀到案板放不下了,母亲就会一边抻劲儿一边把擀好的部分折起来,再继续擀,这样重复几次,直到面片被折叠了三四次,擀得各部分薄厚均匀为止。接下来就是切面条了,只见母亲右手拿刀,左手压面,刀落之处,丝丝粗细一致。没来得及看清楚,母亲便像变戏法一样把所有的面片都切成了面条。母亲的巧手切出来的面条就像机器轧出来的一样,粗细均匀,根根分明。

面条切好后就可以下锅煮了。等着水煮沸的功

夫,母亲便着手准备做炸酱了,它绝对是手擀面的灵魂。只见母亲把切好的五花肉肉沫先放入冒烟的热油锅中用葱花爆出香味,再把早就调好的酱汁倒入锅中。随着“刺啦”一声,肉香与酱香融为一体,香气便喷薄而出,飘得满屋子都是,让你觉得等面煮熟的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在热切的期盼中,面条终于煮熟了。煮熟后的面条还需要最后的“淬火重生”——它们要被放入清凉的水中过水。过完凉水后的面条就像刚洗了一个冷水澡一样,根根鲜嫩爽滑。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炸酱、黄瓜丝儿、蒜汁、花椒油,搅拌均匀,接下来就是尽享美味的时刻了。

炎热的天气里,我在客厅帮母亲剥蒜、捣蒜,早已汗流浹背,可想而知,母亲在狭小的厨房里,从和面、揉面、擀面、切面到煮面,守着一口锅,付出了多少汗水。为了能让我们全家吃上一顿可口的饭,母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想到这里,我的嘴角咸咸的,早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对于我来说,纵有万般滋味,夏天的滋味永远是母亲亲手做的那一碗手擀面的味道,它里面蕴含的不仅仅是食物的美味,还有母亲对我们深深的爱。

夏天的雨,仿佛拥有不羁的灵魂,总是出其不意地降临。而乡村的夏雨,更是妙不可言。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每逢夏雨登场,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这句诗。黑云压日,细沙漫步,残叶落花还未落幕,雨已落下。虽然乡村没有江南小镇的烟柳画桥、湖上小船,但偌大的林间、弯弯的小路、田间的菜园、幽静的池塘,在这白雨的跳跃中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雨点落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洒在池塘里,激起一圈圈涟漪;散在泥土中,滋润着万物生长。我情不自禁地伸展双臂,任凭雨点擦过脸颊,欢呼道:“真凉快啊!”

雨来得急,下得也急。“大弦嘈嘈如急雨”,白居易用暴风骤雨去描述琵琶声,而听到夏雨的声音,倒是觉得可以用琵琶声去形容雨落声,哪里的雨声就如同琵琶粗弦奏出来的旋律一般,沉重急促。雨越下越急,很快把院子洗了一遍,飘散的雨点汇聚在地面上积成一滩滩小水洼,挥洒的雨点砸在上边像是乱蹦的珠子,引得水面上一个个小水泡牵起圈圈涟漪。砸在屋顶上的雨也顺着檐沟倾泻而下,似瀑布飞溅,时而湍急,时而平缓。

渐渐地,乱洒的雨滴变成了密密斜织的细丝,我站在屋檐下不时推开掌心去接雨,但它总会从我的指缝溜走,反反复复,也是乐趣无穷。趁着雨变小,我不顾母亲的阻拦,穿上胶鞋,撑着雨伞,专挑积水处去踩。一脚下去,清水瞬间变得

浑浊;一路过去,水里都留下了我的脚印。踩着雨,我脸上的笑意也像这水面荡起的波纹,越来越深。到了门外,抬头一看,天空一片蔚蓝,白云近在咫尺,树上枝叶绿得发光,枝上的鸟儿不停地扇动翅膀,草从上沾着透亮的雨珠,那小路上的水顺着坡向下流,细细夏雨仍在飘着……一切那么崭新明亮。

夏雨来得急,走得也快。此刻,眼前的景色正如这句诗“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雨过水涨,青草滴翠,蛙声不绝如缕。慢慢地,夜色揭开面纱,清凉如水。月色皎皎,整个乡村似被银纱笼罩一般,显得格外宁静祥和。树影映在地面上摇摇晃晃,泥土夹着青草味弥漫在空中,星星掉落在池塘里明光闪闪。一阵风拂过,叶子上的雨水四处飞溅,引得乘凉的人们惊呼,而我和小伙伴以故意摇晃树枝、捡树叶为乐,与大人的欢声笑语共同交织成一幅温馨和谐的夏日图景。

曾读过包利民老师的《泥做的童年》一书,他写道:“童年午后的风无处不落,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泥土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更是心灵的安慰。”如今终领会其意。乡村的夏雨是不同的,那是故乡的雨,载着童年的自己,携着无忧无虑。那雨打湿了乡间,打湿了自己,却带着故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无限绵延。

雨润乡村

□张金想

乡土情思